



麥難民失麥 無家怎留家

抗擊 新冠肺炎

“疫境下，他們怎麼過”

疫情告急，政府專家呼籲市民多留家中，然而有一群人卻突然有「家」歸不得。為減少社交接觸，全港麥當勞3月25日下午6時起取消晚間堂食至少兩星期，估計逾400名原於不同麥記分店度宿的「麥難民」，被迫再次流落街頭……香港文匯報記者跟隨外展團隊，徹夜於街頭尋訪他們的蹤跡。團隊為他們記錄資料，建立聯繫供日後跟進，及為有需要者送上防疫物資。這些被摘去「麥」字頭的「難民」，今日四散於陌生的街上，何去何從尚未可知。而受疫情打擊經濟下，基層生活愈見艱辛，更令人擔心這只是一個序幕，若欠適當支援，只怕將有更多人要流離失所，經歷種種苦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鮮艷亮眼的黃色「m」字招牌，不再是他們能依靠的有瓦遮頭。為支援「麥難民」被「驅逐」後的需要，及了解具體分佈情況，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於3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前往各區的「隆隆鏘鏘」尋人，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晚直擊該會外展社工團隊深入屯門與元朗多條屋邨及不同社區情況，在一處又一處天橋底、公園一角、球場觀眾席等尋找無家者，又為他們送上數個口罩和搓手液等物資防疫。

開工到腳腫 商場外彷徨

疫情下，晚上街頭較平日更早變得冷清，9時許外展隊在屯門新墟一帶開始，接觸到零星幾位露宿者並與他們閒聊。隨後於良景商場麥當勞門口對出，一名約40歲男子正在另一商舖的櫺窗外坐住，雙手抱膝，鞋子脫下放到一旁，可見他的腳有些腫脹，而且骯髒。他身旁堆放着剩下一半的麥當勞食物和飲料，和他一袋兩袋的「家當」。

無家者協會高級外展主任陳文珊上前了解，為打開話匣子，她拿出了麥當勞餐券，「你都好似幾鍾意食麥當勞嘞，不如我畀啲券你嘞。」男子始放下戒心，透露自己姓霍，並以速遞為業，每天下班後在麥當勞「打躉」至翌日上班時分。霍先生說，自己沒有居所，「平日梳洗，只要附近有公廁就行。」他除了自己工作收入，也只靠兄長微薄的接濟。

其間商場管理職員走來，形容霍先生身體「有點問題，要去看醫生」，暗示外展隊未能幫忙，嘗試勸喻團隊離開。事後陳文珊無奈指，霍先生所處位置屬商場與公共空間的模糊地帶，所以職員亦要前來了解，雖然其態度較直接，但「起碼他有了解霍先生身體有什麼事，已經算不錯了……」

盼老麥重開「總比瞓街安全」

而在元朗安興街球場，外展隊遇到曾於各區麥當勞度宿逾十年、五十多歲的阿男。他從事運輸工作，早年與妻子離異後便一直在外露宿，疫情下政府場所關閉，連麥記也拒他於門外，只好改到球場旁的觀眾席，把口罩掛在柱子上，用外衣實實地蓋着腰包，枕在前臂上就入睡。由於他與協會社工是「老相識」，外展隊甫到來，帶着酒氣的他便興致勃勃地起來敘舊，又一一說起過去參加協會活動的往事。他又慨嘆說，麥當勞環境始終比瞓街安全，希望能夠早日重開，讓他們一群人能夠重回熟悉的「家」過夜。

椅上挨蚊叮 苦尋落腳處

凌晨過後，元朗西菁街兒童遊樂場街燈暗淡，空氣有點悶，嗡嗡作響的無數蚊子在飛。旁邊長椅上，有個人蜷縮着身子在睡覺，椅子旁放着手拉車、大包小包的隨身物品。這位年約五十多歲的女子叫范范，面對突如其來的外展隊和記者，也沒有特別驚慌。

范范也是一名「麥難民」，因某些緣故約兩個月前起於麥當勞度宿，她坦言，餐廳員工並不歡迎他們過夜，「經常將冷氣溫度調得像殮房，穿三件衣服都不夠」，部分人更視其為乞丐，「甚至一聲不響就把我的東西扔出門外！」她指當初只是從傳媒報道得悉停止堂食的新政策，翌日便即要離開，「現在我只能在白天盡量休息，晚上再花心思找地方落腳……」語氣無奈又茫然。

陳文珊指，「麥難民」的難處除了是無家可歸外，更要面對心靈上的孤單和無助，「所以他們離開了麥當勞，我們也透過外展活動告訴他們，我們會一直同行。」她又預計，疫情下社會經濟不景，流離失所的無家者數目或會大增，希望政府能及早應對，包括加強對基層支援及增加臨時庇護中心等。

走遍13區 街頭尋影蹤

因應新冠肺炎，麥當勞上月24日宣佈翌日起取消晚上堂食服務，令數以百計的「麥難民」被迫「執包袱」離開這個「家」。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高級外展主任陳文珊表示，協會平時一星期進行兩次外展服務，一個月基本可以走遍新界、九龍13個地區探訪；但隨着新政策宣佈，無家者突然要面對在麥記的「最後一夜」，協會馬上協調人手分頭行動，當晚就走遍13區，通知他們最新資訊，並初步了解各人的去向和打算。

當晚協會各外展隊共接觸87人，消息來得突然，很多人感到不知所措，也有人無奈慨嘆「到時先算」。

而記者直擊採訪的26日晚，則是協會作出的第二次行動，同樣分工走遍13區，希望能在麥當勞附近搜索他們的蹤影，提供少量防疫物資，同時也會建立聯繫記錄各人資料，方便日後再作跟進支援。若遇上緊急的情況，也會安排他們送到醫院檢查，或相關宿舍暫住。

無聚腳點難尋人

陳文珊坦言，缺少了麥當勞這個聚腳點，無疑會增加尋人難度，「所以我們這次也會深入平常少去的屋邨、商場，希望盡可能找到他們，了解這些『老友記』的需要。」事實上除了外展隊在前線接觸無家者外，協會其他同工以及相關團體，也有在找尋宿位、傾談住宿合作、籌集緊急支援基金上盡力，讓這些流落街頭受輕視的一群，至少能有一個較穩妥安全的地方捱過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外展隊深宵在各區尋訪有「家」歸不得的「麥難民」。

若非極艱苦 誰想吃剩飯

參與是次外展的除了無家者協會的職員，還有實習生Beeno。他是城大社會工作碩士二年級生，做事踴躍幹勁十足。他直言，自己也曾對露宿者有偏見，總以為他們有各種不良嗜好，參與外展隊後才發現，「原來他們喜歡清潔，會趕在體育館關門前去洗澡，也討厭吸毒者。」

Beeno認為，社會上不少人給無家者貼上各種負面標籤，卻沒顧及他們的遭遇、背後的複雜家庭問題與人際關係，「當我們難過的時候也希望別人幫忙，看見無家者，我想也應該要問：『究竟可以幫到多少？』」他提到，麥當勞之所以吸引不少無家者，是因為除了遮風擋雨外，也可讓他們填飽肚子，「或者有人覺得吃剩飯的行為很低賤，但這是極端、艱苦的情況下才會做的事情」，希望大家理解及予以支援。

「為什麼在經濟發達的香港，居然還有人分享了經濟成果？」Beeno表示，社會上露宿者的報道不少，但能夠落到他們身上的支援始終不足，讓他感到萬分無奈，「現在連麥當勞也沒有了，他們走進屋邨休息，可能會被保安驅趕。天災人禍尚且有臨時避難所，那麼社會是否應該給予一個空間給他們，讓他們能夠度過『無家』的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晚上麥當勞分店限制人流進入。

「他們都在努力地活着」



■阿男(右)與外展隊。

「麥難民 (McRefugees)」再次成為關注焦點，不是因為其待遇得以改善，而是他們因麥當勞晚上「落關」而在疫情下再次失去「家園」，對我來說，那多少帶着黑色但不幽默的荒誕意味。

隨隊參與深宵外展行動是一次幸運的機會，讓我能夠睜開雙眼，看見一直被邊緣化的小人物經歷着的不幸。他們的故事各不相同，他們應對的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在努力地活着——至少在我看來，這種求生的意志值得我們去尊重，似乎也讓我看到當前社會種種問題、不快後面的曙光。

疫情之下，人人自危。當我們到處撲口罩時，誰會想起這些無家者？又有誰會在連夜出動至深宵，為的就是送上幾個口罩、一瓶搓手液，和幾張麥當勞餐券？外展隊成員為他們帶來的，不僅是物資，還有溫暖，讓一眾無依無靠的無家者能在寒冷的深夜，支撐到下一個黎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